

蒋介石和他的母亲

方凡人 张良尧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碧 天
责任编辑: 高维晔
邢风藻

ISBN 7-5306-2056-8



9 787530 620564 >

ISBN 7-5306-1814-8
I·1827 定价: 7.80 元

蒋介石和他的母亲

方凡人 张良尧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蒋介石和他的母亲

方凡人 张良莪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东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34000

1995年7月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2056-8/I·1827 定价 7.80元

目 录

1、 王采玉金竹庵出走	(1)
2、 “她是玉泰盐铺老板娘”	(13)
3、 蒋介石出世,昭仁婆接生	(22)
4、 善思索,爱当头,敢冒险	(31)
5、 初恋毛阿春	(42)
6、 蒋介石恶言伤继母	(55)
7、 陈春泉为甥说亲	(63)
8、 新婚夜介石受母训	(73)
9、 串花灯,翁婿闹矛盾	(80)
10、 反科举,丢笔怒罢考	(90)
11、 为改革险被开除学籍	(99)
12、 抗田赋蒋介石坐牢	(110)
13、 剪辫子坚决革命	(126)
14、 别慈母首次赴日	(138)
15、 保定府怒斥日本军医	(152)
16、 浦江边全家团聚	(171)
17、 蒋介石回家探子	(179)
18、 大追捕四窗岩藏身	(191)
19、 蒋介石挥泪葬慈母	(202)
后记	(213)

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原名周泰,字瑞元,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他出生于浙江省奉化溪口镇。

溪口,位于宁波市西南,与鄞县比邻,距宁波 35 公里,是宁新(新昌)公路必经之地。源于剡界岭的剡溪,由西向东贯穿全镇。东端有武岭头与溪南山阻隔成口,故名溪口。因武岭横亘镇的东部,以山而名,亦称武岭。

溪口,历史悠久,风景秀丽。传说晋朝王羲之曾在此隐居过;越王钱缪曾在此驻蹕;不少文人墨客到过这里并留下了墨迹。

溪口,由武岭、亭下湖、雪窦山三个风景区组成。奇峰幽谷,清泉飞瀑,枫红寺黄,万竹翠碧,全镇共有 48 个风景点,处处引人入胜,地地与名人足印相关:雪山有宋理宗亲笔所书“应梦名山”御书亭;千丈岩、徐凫岩、妙高台有爱国抗日将领张学良倩影;峭壁万仞,石笋林立,使人留连忘返。

一 王采玉金竹庵出走

秋风送爽,翠竹摇曳。

夜幕落到四明山南麓葛竹村,屹立在竹海丛中古老的金竹庵又沉默了。这里除白天有些香客外,晚上十分清凉;孤独、悲悯的空气一到太阳落山就渐渐网织迫近。金竹庵里有两位尼姑,一老一小;老的今年 73 岁,她孤儿出身,从小由庵里太常尼姑带大;小的叫王采玉,才来半年。她是葛竹村王有则先生的闺女。粗通文字,姿色动人。原由父母做主

嫁给毗邻乡曹家地珠宝商竺君为妻。不幸丈夫患疾身亡。她回到娘家，母老弟幼，生活艰辛，悲悯身世，无可奈何出了家。

在暗淡的清油灯下，她决心虚度此生。今年二十二岁的小尼姑每晚在观音大士像下诵经。那时老尼姑早已睡了。小小的金竹庵死一样的静寂，只有她敲击的笃笃笃有节奏的木鱼声噬啄着小尼姑的心灵。

院子里发出悉悉的声音，没有引起王采玉的注意。她一心诵“心经”。忽地一个青年人，悄悄地走进大殿，来到她的背后。一阵风把油灯闪了一下。王采玉似觉有人，立即掉过头去，朦胧中见是个青年。她心惊肉跳，恐惧得全身发抖，想叫又不敢。她是一个很聪敏的姑娘，这时如果自己一叫，必然惊动了老尼姑，那可不得了！第二天如传扬出去名誉狼藉，如何做人？于是她愤怒地说：“谁？”

“我，小采，别怕！”

“你来干吗？越来越不像话了，给人家看到成什么体统！”王采玉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放心了。原来是自己的邻居，在她未嫁夫前，他们曾经悄悄相爱过。

王采玉很同情那位青年人，他的确是一个老实善良能干的农民，但他太穷了……。

自己嫁到曹家地后，一次和男人口角，遭到丈夫打骂。王采玉气愤之下逃到娘家，那时她的父亲王有则还在世。女儿诉说为一点小事夫妻吵嘴，丈夫抓她头发打她。王有则十分同情地说：“小采，做爸的做错了这件事，这辈子苦了你！”

王采玉抬头，见父亲热泪如线，立即跪下说：“爸，是我不好，我不该回来。我又使你伤心了——”她深知父亲心里的积愤。父亲熟读四书，多次应试不第，如果父亲考中了，有个一官半职，自己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这时在隔壁打工的圆脸青年人，通过一道矮墙，看得一清二楚。他流泪了。他为采玉挨打受苦而伤心。“唉，命运为什么这样捉弄人呀！”自此，这位青年人一待采玉回家，就在她家门口打转转。

现在站在王采玉面前的就是这位圆脸青年人。他从来没有对她非礼过。她知道他爱她，但这事不可能成为现实。他穷得连自己都养不活。

“你这样做太不好了，快回去——”

“小采，我就走，我怕有人欺侮你……今天我听说村里刁赖皮要来寻事，所以我特地跑来告诉你的——。”说完这位青年人翻身出墙。但他没有走，蹲在黄色庵墙下，暗暗保护着她。

简单的几句话把王采玉吓得脸色雪白。她想，这可怎么办呢？就因为自己长得漂亮点就有罪吗？刁赖虫是村里流氓，根生大嫂一人在柴间叠草，他就拉住了她，剥下了她的裤子欲行非礼。幸好有人看到救下了她。在这金竹庵里，如果刚才不是那个“老实蛋”，是刁赖虫那可怎么办呢？！唉，观音菩萨呀，我竟连做姑子的地方都没有呀！她呜呜地哭了！

木鱼声早已停止。她无心念经了。她向菩萨叩了三个响头祈祷说：“菩萨保佑我，保佑弟子平安无事！”她加快了

步伐回到西厢房寝室去。在路过东廊时，她清楚地听到老尼姑酣睡的鼻鼾声。

走进自己的卧室，她把房门紧紧的关好，又放了一把长背木椅子。王采玉从抽斗里取出一把剪刀，藏在怀里想：“万一坏人进来，我和他拚了！”

她洗漱了口，睡到床上，辗转反侧，始终睡不着，往事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曹家地竺君为人脾气不好。自己嫁过去没几月就为一点小事和他拌了嘴。他是做珠宝生意的，爱钱如命。他不懂如何爱年轻的妻子。他听娘话，不加分析，随时责骂。当婆婆的常常挑剔媳妇毛病。她自尊自大。俗说：“三年媳妇三年婆。”婆婆当面不说，常向儿子告状。这样男人反责怪采玉不孝敬婆婆。尤其是半年后，她还没有怀孕，婆婆急于抱孙子。也成了一条罪状。说她晚上没有侍候好她的儿子。而儿子成天在外奔忙。为此王采玉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但她不吭声。男人经常因外面生意不顺心，迁怒于她。她略加解释，就拳打脚踢。他把她看作奴才。由于夫妻间没有感情，时有纠纷。王采玉挨过男人几次拳头，从此就愁眉苦脸。她是个初识文字的妇女。在那时候，女子识字的人不多。比起文盲妇女来，她开朗聪敏有独立自主意识。她个性孤僻、要强，不甘居人篱下，夫妻间一闹矛盾，她就掉头回娘家。

命运之神常常捉弄善良人。曹家地的男人竺君，一次外出染上了时疫，回来发高烧。曹家地在山岙，没有医生，竺君回家没几天，病情发展，开始说胡话。王采玉得知丈夫生病

立即赶回家。她后悔自己任性，希望男人的病好起来，诚心服侍丈夫。她跪在男人的床前说：“一切是我不好，从此后你别出去做生意了，我也不到娘家去了。我们种几亩薄地也能度日月……”

男人在神志略清后看王采玉跪在床边，两眼泪汪汪，知道自己不久要离开人世，终于断断续续说了这样的话：“幸好你没有孕，我死后你回娘家去住吧。免得和阿娘生气。过去我打过你，骂过你，我脾气不好。你来曹家地没享过一天福。你年轻轻的不用守，另找个脾气好的男人吧……。”

说完他紧捏着拳头走了。

王采玉整整痛哭了一天。很快她憔悴了。她想：他临死时忏悔了，如果这场病不夺去他的生命，他的坏脾气也会改的，可惜我命不好！

婆婆死了儿子，骂媳妇是狐狸精。说是她急于要孩子把好端端人迷死了。总之，她又多了一条罪状！

那时有则先生已经去世。葛竹娘家母亲年迈，弟弟幼小，生活艰辛。王采玉光身一人回到娘家，只怪命运不好。她走到村口，邻居阿婆看到她头上戴着白花说：“小采，你年轻克夫，前世犯了孽，得好好诵经念佛，修一修来世。金竹庵老师傅为人善良后继无人……”

年轻的王采玉没听完阿婆的话掉头就走。她心里想：“难道我就这样完了，不，我要靠我的双手养活母亲、弟弟和自己！”

她聪敏伶俐，苦字当头，善做女红，在艰难的生活中挣

扎。但是村子里常常传来风言风语。邻居那位青年农民曾托人来说媒。他确确实实地爱她，每天在家门口打转转，但母亲嫌他穷。王采玉也认为要嫁就嫁个有饭吃的，而且决意不嫁葛竹人。此后村里刁懒虫存心不良。时时窥测机会欺侮她。一次采玉去镇上买彩线，半途碰上了这只懒狗。

刁光棍嘻嘻的朝着她过来：“小寡妇，想我吗？来，我们到后山岙里去困觉！”

王采玉两眼盯着他：“你敢无礼！”

刁光棍放开双手走过来要抱她。她害怕极了，大声叫喊：“救命呀！”

这时，一位青年人拿着镰刀从山上直奔下来：“懒虫，光天化日下你敢欺侮人！”

他们殴打起来。青年人狠狠的揍了一顿刁光棍，警告他说：“放明白点，这是我的表妹，别在她身上打算盘，当我的镰刀要你的命！”说着他把劈竹刀不偏不倚插在他的脑袋旁一棵柳树上。刁光棍打不过青年人，没办法拍拍屁股上烂泥：“原来你同她相好，哈哈——。”

王采玉得救后，从心底里感激那位邻居。为了避免村里引起诽谤，她经母亲姚氏同意，带发出家于金竹庵。庵里老尼姑正发愁后继无人。于是给了她家一些钱。开始当尼姑也未尝不好。在翠竹丛中修行，白天伺候香客，晚上静心诵经，整天无忧无虑，很快脸部红润起来，使人看了越发觉得潇洒、标致。刚出家，没人知。她妈也推说出去走亲戚了。日子一久，村里香客宣扬出来：“王有则先生闺女在金竹庵修

行！”这消息传到刁懒皮的耳里，引出风波。

刁光棍穿得衣冠整齐，扮作香客，去金竹庵拜菩萨。王采玉根本没有想到此人会来庵。她对和其他香客一样热忱相待。小采当尼姑有自卑感，常常低着头，从不正视香客。她递茶，点香，忙个不停。当她把一杯茶送到刁光棍桌上说：“先生，请用茶！”时，刁懒虫哈哈大笑：“小采，不用叫我先生，我是你的相公。你走了我好苦，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里，回吧，我明天派轿子来接你回去！”这时采玉一抬头才知道是懒虫，微微吃了一惊。听了他的一番胡话，她气愤极了，但她很有分寸说：“先生，您酒醉说胡话了，快回家吧！”

“没，没有，我没喝醉酒！”

有位香客告知了老尼姑。老尼姑拿了禅拂匆匆地赶来骂道：“贼坯，还不快走，再来胡闹我叫族长太公打断你的腿！”

刁光棍很怕老尼姑，因为老尼姑和族长太公好。几年前，他欲非礼于她，被族长捉去吊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幸亏当时他亲娘还在世，在娘求情下，族长才放了他。往事记忆犹新。刁光棍不敢无礼，嬉笑的走了。

事情过去好几天，刁光棍也没派轿子来胡闹。采玉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今日邻居青年来告她，懒虫今晚要来行事，这不能不使她恐惧。

她始终睡不着，看来金竹庵也非长住之地，说不定哪一天会出事。

很快墙外有大声说话声，采玉十分害怕。过了一了阵，万

籁俱寂，她才放心了。

这一夜平静的过去。刁光棍不是没有来，他来过。被蹲在墙角的青年人吓退了！

清晨金色的阳光洒到交椅山上，把万绿的竹林涂上了一层金粉，闪闪发光。山谷间的雾气在阳光下渐渐地上升、消失，几位嵊县来的香客背了“朝山进香”的黄布袋来到金竹庵。王采玉又开始忙碌了。她刚打扫完院子，又要去烧茶。高山云雾茶是这里特产，每位香客都愿品尝。香客们喝了茶后在杯底总要放上一二个铜元，这也是庵里的收入。她们的柴米油盐钱都靠它哩！

很快村里阿婆捎信给采玉：“你堂兄从溪口回来，有要事与你相商，叫你回家一趟。”

王采玉听到消息，立即向师傅请假。她知道溪口堂兄贤东很关心她下半辈子生活，曾多次劝她不要来庵修行。是她自己下决心不再嫁人，使他生气走了。今天来叫她，必然听到什么消息、风声，是不是刁光棍想挑衅闹事？！

采玉惴惴不安地急返葛竹，一进大门见堂兄正和母亲轻声低语，双方含笑点头，十分高兴。

“阿哥！”

“小采，来，到后房，我与你商量件事！”

贤东来到内间，采玉也跟着进去。堂兄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下小妹子，心里想：还好，一点没老相，反而出色了，凭这个模样老板一定会欢喜。

“妹子，我今日来给你做媒的，你年纪轻轻，长期修行，总不是办法，传说村里刁光棍要生事，前两天幸好有人护着你，否则这匹狗早来咬你了！”

王采玉听了贤东话，知道这个“护着你”的人是谁。她现在动心了，不像以前一口咬定不嫁。于是说：“也没好人家，他心好可养不活自己，也不是办法！”

王贤东笑笑说：“妹子说得有理。我今天就为这事。我在帮忙的那一户玉泰盐铺老板蒋明火，为人老实能干，知书达礼，脾气很好，他自己经营盐铺生意兴隆。他家还有三十多亩地，是个小康之家。不久前丧妻，想娶填房，妹子如愿再嫁，还不如嫁给他。”

采玉想了想说：“多大了？”

贤东说：“年纪比你大二十二岁。”

采玉沉默片刻说：“可惜年龄相差太远，终究会给人笑话！”

这时她母亲姚氏开口说：“年纪大也无妨，你也是过来人了，又不是黄花闺女。这样人家百里挑一，种地经商二行都兼，不愁吃穿，我看蛮可以了。”

堂兄贤东又赞扬说：“老板脾气挺好，待佣人、店员亲如一家。我在那里看他孤零零一人，没人照顾，才想起你。如果小妹嫁过去，保证夫妻恩爱、白首偕老！”

王采玉想了一阵含羞说：“堂兄完全为小妹好。不知蒋老板愿不愿意娶我呢？”

贤东高兴地说：“我还没给老板谈过，先来征求你的意

见。小妹同意了，我就去回话。如好，这几天叫他来烧香，你俩碰碰面。”

“在庵里不大好，会触犯神明！”

“不进大殿，就在客堂间好了。”

“也好！”这样采玉点头同意了。

玉泰盐铺蒋明火欲娶填房，这事一宣扬出去，媒婆踏穿了门槛。热闹了一阵后，又冷落下来。主要是蒋明火要求很高，他既要新人有姿色，又要懂文化，没有生育过子女。这三条在小镇山岙实难觅到。王贤东是在这事冷落下来后，才考虑到回家劝说小妹的。

贤东回店后，悄悄拉拉老板袖子：“老板，我有个堂妹，为人贤慧，去年丧夫，决意不嫁，现在出家当尼姑。这次我回家，把老板情况一说，经我劝说，打动了她的春心。如老板愿碰碰面，我可陪同前往！”

蒋老板对贤东十分信任，听说他有堂妹，心里就欢喜了一半，于是说：“她多大了？”

“二十二岁。”

“有无生育？”

“没有”

“长相如何？”

“书香门第，王有则先生的闺女，生得端庄美貌，老板一见定会欢喜。”

“那挑个吉日，我们去见见面。”

贤东伸手掐了一下指头：“后天是十六，我陪你去金竹庵烧香如何？”

蒋明火说：“那好。”于是他立即吩咐芝珊，十六日备二顶小轿去葛竹金竹庵烧香。

十六日那天，蒋老板穿了长袍马褂，红光满面，同贤东一齐去葛竹交椅山下金竹庵。事前贤东给老尼捎了信说大财主来烧香。两顶轿子在庵前停下。庵前打扫非同往日。

老尼姑出来奉侍。蒋明火进了大殿，恭恭敬敬跪拜观音菩萨后，由老尼姑带到客堂坐下叙谈。

采玉见堂兄陪了人来，心里明白了一切，马上端茶。她第一杯茶不给蒋明火，而给堂兄，说：“堂兄请用茶！”一声清脆细声，蒋老板知道她就是王采玉。今日自己就为她而来，可采玉低头转身又去倒茶，老板没看到脸部。

“蒋老板，请品茶！”采玉抬起头来，两人目光相碰。蒋明火一看对方如花似玉，比前妻徐氏，孙氏潇洒大方美貌多了，心想：老天施我这个美人，真是算命的说的越老越有福。老板心花怒放立即摸出十元大洋，作为见面礼，放在桌上。这个红包是事先包好的。蒋老板来包了两个红包，一包是三元银洋，一包是十元银洋。他告诉贤东：“我如同意这头婚事就给十元大洋。此时，请你立即打发老尼姑出去，我要与你堂妹交谈几句！”

王贤东一看大红包，知道老板动了心。立即过去与老尼巧言几句。老尼姑马上拿过桌上红包说声谢谢，对采玉说：“小采，你陪陪老板，我去烧碗点心来！”王贤东也跟着出去。

此时，王采玉把头上尼姑帽摘去，露出一头乌黑的秀发。原来她是带发修行。蒋明火看了越发欢心。采玉从柜里取出瓜籽和福桔供老板品尝。

蒋明火说：“你的情况我听贤东说了。我觉得你很贤慧。我比你大二十二岁，这一点请你考虑！”

王采玉羞答答地回顾四周无人，才悄声说：“先生如愿娶我是我大幸！”（王采玉二十三岁嫁蒋明火，蒋明火四十五岁）

“好，一言为定！”蒋明火说完拿起一对福桔。藏到怀里，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红包塞给王采玉：“请留用！”一阵风似离开了厢房。

他们没有吃点心，很快坐轿回了溪口。

夕阳西下，雀儿归巢。一轮明月悄悄爬上柳树梢。秋风阵阵，松涛细语。王采玉在大殿诵完了“心经”，加上了长命灯的油，再次跪拜菩萨，回到自己卧室。

忙碌了一天，蒋老板给的那个小红包，她还没有打开过。现在她才有空坐下来。回想今日相亲一事，她春心骚动。未来男人，虽然年纪比自己大许多，但他生得五官端正，目光炯炯，言谈委婉。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自己都比较满意。她打开小红包，原以为是几块银洋，哪知是一对金耳环，一只翡翠钻石戒指。王采玉在煤油灯下怔怔的凝视着这两件首饰，热泪汹涌而出。命运注定，自己要走再嫁的路了，但愿这首饰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带到棺材里去。前夫病死，她回